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七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

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旣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廼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于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辦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説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者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

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 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巳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眞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顯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嘆也曰嗟乎世有眞儒若先生者哉觀其序詞章爲淫言詖葩藻爲宿穢期於刻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挂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寔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

世者哉柰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臯陶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覩溟渤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

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寖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殁有國史在祠祉堂宇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録在不書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余嘗讀易至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身冒忌諱而不顧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

何怨則又嘆曰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
民之命仁夷齊以正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
夫固各有攸當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
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
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緱城里人又稱爲
緱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寔其仲子
淵源所漸日擴而大其出處本末則耆儒父老往往
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尊鄉錄有補國史之
議有春秋俎豆之請夫既或述之矣吾獨悲夫先生
之所值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

爲之一引援其死獨憐於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君子簞厥玄黃小人壺漿簞食凡紹王而見休者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爲叩馬之諫至謂之不仁不孝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於二子哉而顧扶而去之俾弗罹於左右之兵也蓋武王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爲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强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於天地明於日月威於雷電凜於鬼神洋洋乎鼓舞羣

動整齊六合制御八荒攝伏庬悪俾夫渙者萃離者合强梁者沮徂詐者息而如綫之緒猶得維持於數十年而不壞者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爲之所耶然首陽之卧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潔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惑於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恨之意蓋直浮於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百世而下猶凛凛有生氣則先生之於夷齊均爲不死者矣寧海舊建祠於緱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

君時秀令茲邑謂緱城舊祠僻在海島規制未恢無以昭示前修興起後學遂進諸生楊天倫輩議毀卧龍山三官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爲堂若干楹後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爲牌門一其碑亭二則又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慈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爲文勒諸石余敬次數語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擊鼓卧龍之陽牲牷蕩滌蕭合馨香神之來思英風載揚恍惚及交涉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觴又

歌曰紛再拜兮㢙徹趨蹌禮成焚瘞感激衷腸靈之往矣旋駕洪茫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寒芒歌以送神地久天長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吾薛自河東徙毘陵至宋和國公始顯公初居漏湖之黄土岸既乃讀書錫山往返跋涉遂置別業於横林之後埼仲子亨二守之後立公祠肖像於中亨二生彥泓彥泓生文俱能世其業元末燬于兵洪武初文之子祥伯吾高祖也徙五木之余巷去後埼僅數里而南嘗欲爲公建祠未酬厥志旂少時先考功盎

屢言之因循未能也迨嘉靖癸丑旂歸自浙待次家居思宋尹麻二臣皆死節于茲久缺祀典爲建二忠祠以祀之仍造橋於祠右而跡河以通舟楫忽得石刻於土中蓋公嘗築觀文橋于茲積久圮壞旂感而異之因於二忠祠北特建公祠豈時序代遷廢興相禪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容自已者乎抑天下之公論久而自明而公之心跡未盡白於身後者將至是而始定乎旂因祠成立碑以書其事爲諭世者公言之而非敢以厚誣也初公在寧宗朝以父任補官目擊時事夙有去志丐祠不允既以樓宣獻公鑰薦復舉

制科循歷通顯當是時日食迭見大火頻仍朝臣鮮
有言者公獨上疏其畧曰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
下深思艱難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
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若今日避殿
損膳僅舉故事非所以消沴而召和也尚內揆之一
身外察諸庶政必求其所未至必思其所未周恢復
本爲至計而壞於匪人和好甚非長策而迫於時事
惟陛下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
荒之戒庶天心昭格而咎徵可回矣疏入上爲之欽
容其諸更糴備邊補偏救敝而黙旋潛斡者則又更

僕難數也由是觀之公豈隱忍附麗以希富貴者哉一時論者徒以其位侔史相未見抵忤遂生疑議而不知亢害承制公固苦心於其間也不然則剛正精博如樓公固趙公汝愚所謂當令人物也立朝少所許可其所留者唯晦菴朱先生其所薦者唯公斯亦可以諒公之素矣及觀公在臨安湖山宴會多所不預至今月巖峭壁所刻尚可考見則公憂時感事之懷固有難以語人者向果若人言雖孝子慈孫百世難改旂亦豈敢厚誣公哉公之名字歷官封錫其詳具宋史列傳不書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傳有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已也不必爲已論者嘗擬其出於老氏而非聖人之言乃今自楊氏先祠之在嵩山寺者觀之益信其爲孔子之言而大道爲公之景象雖不復見於後世而猶者存乎人心也初楊之先有名瓛者元季爲無錫州同知洪武初與其從弟進道進禮暨從子工部員外郎德彛遇異僧志道于嵩山遂以山田二百餘畝施之建刹其事具少師姚公廣孝尚書孫公原貞記中是嵩山有寺寔自楊氏始也然楊之初意唯以

其僧之可與而施之耳曷嘗有所營度於其間哉志道則咸其施因立楊氏祠以祀其先人于以示報本之意至弘治間嗣僧不齊而山田侵於有力𡽪之曾孫壽府長史公文白諸官復正其疆以歸於寺而先祠如故後長史没而祠復廢矣然僧於楊氏諸主則尚藏諸經閣而不忘厥初嘉靖已酉寺僧正端修廢舉墜因及於楊氏之祠於是楊之嗣孫縣學生榦倡率族人量材斜工以裨僧費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楊之先復妥安如禮始祖宣義郎某位於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𡽪工部公德夔暨進道進道禮位於左

謂其施山也長史公文位於右謂其復山也自玆以往楊氏之祠其殆永於玆山矣乎嗚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膂以為子孫計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盡保宗祊也故若敖之鬼猶不免於餒而房杜之子孫且至夷其先祀他尚奚説耶嵩山楊氏之祠雖其子孫代不乏人而寺僧相傳之意則固宛然可掬也貨奚必藏諸已力奚必為已哉此吾所以信其為聖人之言而今之世猶有大道為公之遺也登玆祠而讀是碑者其尚以余言為然否乎

墓表

靜菴蕭先生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頴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寛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

察御史時方以言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
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夤緣投托蔓將難圖
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强藩封章慷慨天
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命巡山海諸
關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
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爲覆壍虜騎不敢長驅相顧
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掊
尅先生上疏言　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
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掊尅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
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史

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啓視倉糧苜磔居半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折簡爲請先生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冐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糺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忩然論于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畧緩急有虜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

左歷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温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揚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

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潁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為處乃復為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潁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謫值臨潁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為怨者所搆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

竟復論攺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益寖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雝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菴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爲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芳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

録教録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説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明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爲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謂先生之化今傳後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

已者因敘次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藏於茲丘其封不滿數尺而關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察庶寮喟嘘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雝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於人者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

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胡松陽墓表

天下名實眞僞之際何其相越之遠哉慨自大道風流古人不作通材秀民養交振譽而學問政事類多矯飾天下將何賴焉此余於胡松陽之墓所以特爲之表也松陽少與余同游郡學余見其聞人之善輒興向往雖課試末藝詞賦微長亦必手錄不遺及其應舉入太學多與四方名士結納而四方名士亦樂

與之游於是專意身心之學自家庭之燕接以至於
友朋之聚會每亹亹論學不惓恨不卽見諸施行旣
三試南宮不第乃慨然曰茍可以行吾之學亦何必
進士科哉遂就選知松陽松陽故嚴邑也涖任一以
古人之政行之豈弟慈祥從容和緩敦信崇禮節費
省役窮民咸德之至其抑中官怙寵之勢絕上官非
義之干正豪右犯禮之法則又不少假借監司方岳
初亦率多感動然而憸邪醜正直道難容竟以此去
松陽矣嗚呼古今天下此心同此理同孰謂世無君
子哉葢有之矣然而往往委曲調停以取隆名顯位

如仲尼所謂色厲內荏者則定未嘗寡也松陽顧能實心向善銳意慕古而其名位反不能與若人等焉是遵何說邪豈昔人直絃曲鉤道邊公侯之諺有固然邪抑所謂非附青雲之士則名湮沒而不章邪然松陽寧爲此而不爲彼此其人豈易得哉松陽姓胡名雲字雨之別號霽齋世爲常州無錫人曾祖悅祖輳父岳俱有隱德爲錫名家按狀蓋出宋安定先生之後也靈長之緒淵源之學厥有自哉松陽生於成化丙午四月二日領嘉靖戊子應天鄉試戊戌令松陽三年而歸歸四年而卒卒之歲乃乙巳四月十六

何礼

日年盖六十矣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西高山祖塋之側子男四際可行可獻可求可際可行可俱縣學生君嘗命就學于余葬之前三月君之弟震疏君歷履卒際可等遵君之治命請余表其墓余故知君行誼之詳者然不能悉書也特表其大者以爲世風云爾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代聞石塘作

嗚呼此故廣東按察使趙公墓也公葬時震澤王文恪公嘗爲誌銘以掩諸幽而墓前之石尚未有表之者至是盖垂四十年矣其仲子太學生徧以公嘗視

學浙江余爲諸生受知於公諳請表之余因憶公歷
履并按其狀而書之曰趙公名寛字栗夫世爲蘇州
吳江人曾祖銘貴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
皆未顯至公父某始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毋沈封
宜人公自少警敏風儀秀整爲諸生時即以學行稱
吳中宿學多所推讓成化丁酉公甫弱冠舉應天鄉
試明年卒業太學時王文肅公爲祭酒深加賞識文
譽日起辛丑會試南宫吳文定公司考校得公卷大
驚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
主事公初以文學名及是兼治律例擘析歷員

外郎郎中讞獄明允若素擅刑名之學者凡若干年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隨才成就學者興起凡所品藻悉協衆望而一經指授率爲名士在浙七年遷廣東按察使甫涖任即决滯獄禁和買約東鎮守中官嶺南士民方望其道之大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某年月日其子禧等護其喪歸吳瘞茲横山靈石峰之麓其配莫宜人祔公居吳江學者稱爲半江先生今有半江集行于世云子男三長即禧眉州判官次即禴以貢入太學次福縣學生孫男四重嗣重道重文重科重道爲

吳縣學生類能好學克家以世其業嗚呼公之爲人
光明簡重操持自信不妄從人與人亦無所留隱亦
不恤人喜怒唯是以省元登第歷官且踰二紀僅爲
按察使以死茲可以觀公矣雖然余嘗觀宋自景祐
明道以來崇階膴仕者亦不爲少而歐陽文忠公表
安定胡先生之墓獨稱其爲當時學者之師而因及
於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其於官之崇卑勿論也
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範之著於
師道者則吾浙士人至今稱之公亦可謂不朽矣是
故表之非直成其子若孫之孝亦以慰學者之思也

趙溪翁墓表

溪翁墓在平陽絳州三林村北之高原余居江左何以表翁墓哉先歲丙辰余視師鄜延被南臺論歸道出西安富平富平令嶧山趙君汝陽逆余于境上趙君博雅好古執弟子禮唯謹余時有馬谿田屬誌未撰留富平二日文成乃行而邑人頌趙君賢者籍籍道途越六載辛酉趙君以其祖溪翁墓未有表不遠數千里走幣持其友人周太學尚赤狀屬余表之按狀溪翁姓趙名統字仁望平陽絳州人也世家三林中里孝友性成而任俠慷慨氣志雄視流俗居常每

擊筑自言曰丈夫生世當爲天下造福不爾亦當宏濟時艱安能局促居里閈爲田舍翁哉遂挾重貲賈於陜之西寧以茶馬爲貨獲重利盡出以佐國經費賑民乏絶孤姪三人隨行有餘利輒以與之三人俱獲成立嘗收木綿數萬斤鬻于市一僕潛減其衡翁廉知之即折衡而驅其僕家嘗積粟值歲歉殺價以糶不能償者悉貸之有客郭世昌者失黃金數斤翁拾諸邸舍訪其人而還之於是西土士人稱仁人必曰趙翁趙翁云翁自弘治初年客陜至嘉靖八年始歸四十餘年間獲利不貲然積而能散至家之日囊

篋蕭然人或迂翁翁聞之曰吾豈迂哉昔司馬温公
有言積金積書不如積德吾財雖散而所積以爲子
孫長久計者寔多矣獨不見石崇身郭況賈禍凡
以積財多也時涇府毛太傅致仕家居素剛方重交
游慎許可獨嘉翁之行遂定交焉毛晚號圃翁乃以
翁家近溪又號翁爲溪翁云圃翁居橋西溪翁居橋
東日夕過會會必盡懽倘徉歌詠鄉人美之若神仙
然時富平君方垂髫聰穎異常兒恒隨溪翁出游侍
杖屨圃翁奇之授以孝經小學諸書且教之以屬對
輒解曰興趙後者其在斯人乎因以孫女妻之後兩

翁相繼謝世越十餘年壬子富平以書舉鄉試第二人明年癸丑舉進士授知富平而文學行誼爲三晉名士翁嘗謂積爲子孫長久計者自茲觀之不有若契券邪溪翁生于天順癸未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戊戌八月六日壽七十六配馮氏有女德翁客陝既久馮爲撫育其子女婚嫁以時生與溪翁同歲之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甲午正月八日壽七十二與翁合塋于茲子一名玭者德肖翁式穀其子孫男一即富平君名桐汝陽其字也曾孫男女凡六人嗚呼馬遷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

往若溪翁者豈可以此例論哉客陝四十年所積盡散白圭富國計然强兵皆其餘事也而拳拳然唯在于積德以貽後人則先後兩司馬氏之見其權衡益不爽矣余故表之墓道俾覽者審焉

佘徵仕墓表

往年涇野呂先生亟稱佘承之之賢余行役四方晚始相見恨其不早承之乃命其子太學生鉉從余游余見鉉又賢也竊謂其父子若此豈直其所得于師友者然哉無亦有所本矣歲辛酉鉉乃奉父命出其所刻徵後錄請余表其祖梅莊公之墓余讀其錄不

覺歎曰余因謂其父子之賢之有本也按錄公名文義字邦直梅莊其別號也其始祖潛在宋季官于歙因家于歙之巖鎮十五傳至公之父思峻生公少貧困即勤業治生有四方之志旣乃盡捐其產涉江淮賈于大梁不數年至萬金而自奉一如貧時獨好施樂與見義勇爲雖罄所有勿恤宗族蕃衍有窘餓者公爲置義田以給之且推及鄉人購地爲五音塚數十畝凡死而無歸者瘞之巖鎮有溪黃山諸流所匯洪濤撼擊民皆病涉公欲爲石梁召工計之工曰費四千金或可就緒公曰苟利於人雖傾囊不惜也乃

鋭意爲之營基累址中分水門凡七高可三丈長四十丈梁之上搆榭凡七楹飛甍鱗次望若樓臺自是出途者無褰裳濡軌之虞四野頌聲籍籍而公無德色録中所載諸如此類皆名卿賢士大夫之言而呂先生則尤其所可傳信者也公之墓顧可以弗表邪公生于成化丁亥某月日卒于嘉靖辛亥某月日壽八十有五卒之日遠近悲訃里人王御史獻芝采鄉評集衆議私謚曰簡惠卒之七年戊午承之以太學生爲南京府軍左衛經歷秩滿贈公爲徵仕郎嗚呼令德考終歿有餘芳君公者豈易得哉公配程氏歸

公未幾公即逵賈乃盡孝以事舅姑不貽公內顧之
慮及公致富而儉素同志凡所義舉相而成之亦以
承之貴贈孺人歲己未與公合葬于嶽鎮之南生子
二長訓次誨承之其字也孫男女凡若干人婚嫁皆
士族具載志狀中不書

華室鄒氏墓表

晉齋華師魯氏故職方郎中水西公之子也職方以
解元登進士氣志卓犖不肯俛仰從人後官僅止五
品華故鉅族饒於貲職方獨不屑治生故其卒之日
用度恒不給師魯有父風一切家事亦置不問然而

得以專意讀書問學者皆其配鄒令人有以相之也嘉靖己未冬師魯過余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鄒氏亡矣失一良友也自是每見每以為言今年壬戌乃自為狀次其妻令人之世出行事既又自撰壙誌固請余表其墓上之石余少與職方公同游學而師魯又相知也義不容辭乃因其文而表之曰令人姓鄒氏名淑字德嘉系出宋忠公浩之後世為無錫泰伯鄉人曾祖賢祖愚父甫皆以隱德聞于邑里令人天性孝友自幼服毋華碩人內訓言動不踰則及笄歸師魯事其大姑趙太宜人與其舅職方公姑鄒

宜人晨夕候問膳羞必躬承顏順志務各得其懽心歸寧父母必請於舅姑與夫以爲進止未嘗輕入姻戚之門撫其子女愛而知勞言笑坐作之節不以一毫姑息歲時家廟祀享致謹賓客燕飲洗腆精潔凡麻枲蠶織縫紉澣濯之事米鹽細瑣雞豚畜養之屬無不經畫與師魯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而警戒相成恩義兼至師魯母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游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若人亦君之友耶師魯自是交益慎職方公即世令人朝夕哭甚哀殮奠事劇一以任之令人初贊師魯續學藝文有樂婦斷

機之志既而師魯屢試于鄉未第令人乃謂之曰功名富貴命也吾姑則既老矣君且病矣盍保爾身以事毋可乎比歲有倭警師魯與令人奉母避于外令人感觸時事食飲日鮮每自祝曰壽考非吾志也願及吾夫之存而終焉足矣竟以已未六月四日不語而卒距其生于正德庚午九月二十五日年纔五十子男一曰奇采孫男二知訓知桑卒之四年壬戌十一月丙申祔葬兹寧山先塋之次嗚呼自世道日趨而號稱奇男子者且或靡然從風矣矧於閨門女婦又何可以多望哉乃令人之全盡婦道既已爲世所

罕且大觀達覩有和靖毋之志憂時感事有漆室女之懷雖古賢淑何以加茲夫如師魯寧能不圖表於其墓邪是故爲之述而書之

華余溪墓表

瑞州郡守無錫余溪華公之卒且葬也其仲子刑部君自爲狀同伯季三人詣余請表公墓謂余故知公且平生不爲諛言可以信今而傳後也余憶少時嘗問學于錫遇公與其兄守默於冉涇寓舍每聚輒講論移日最後與公同仕京師復申舊盟感今思昔而公墓之表余何忍辭公名舜欽字叔俞余溪其別號

也華爲無錫望族按狀系出春秋宋戴公元東晉有孝子實見史傳宋南渡時裔孫原泉自汴徙家于錫之隆亭洪武間宗彝自隆亭徙鵞湖再傳至仲諄仲諄生思淳思淳生楷楷生恩號愚坦配鄒氏生子四公其季也愚坦以公貴贈戶部主事鄒封太安人公自幼秀慧六歲卽能屬對日記數百言正德癸酉公年十五入縣學又明年恒山張公爲提學御史沙汰諸生歷考各學所黜殆半時錫之諸生雖附學人數最多張公按試得公文獨加歎賞首附補廩廵按御史邵陵唐公復試之又極稱嘉公由是名動搢紳咸

嗣旦夕當掇巍科既而屢入場輒下第人皆為公不平公獨怡然嘉靖丁酉公始舉于鄉主司貞齋江公稱公論語義冠場是科江失當路意指摘其程策中語上聞通榜舉人盡行報罷公亦不以為意及事釋公遂登辛丑進士授知會稽會稽為浙東劇邑民俗輕生好訟多萋菲之獄公與約法凡致命者限地與時必先口告驗實始令具詞遂致刑清訟簡徭役催科悉釐奸弊凡古循良之政以次舉行吏畏民懷搢紳悅服又明年癸卯遭父喪奔歸哀毀營塟如禮丙午復知大名大名九河聯絡之地漳衛二浦與滹沱

流沙衝激時壞田廬公倡議築隄水患頓息民皆歌頌名曰華公隄勒碑紀之清馬政定里甲凋敝之邑煥然一新先是學政廢弛久無科第公捐俸作興時勤課試士心感動競趨學業城南舊無門日者以為不利科目公即為創建自是舉于鄉者二人迄今接武而起人謂教化氣脉相符皆公發之撫按以公賢能屢上薦章戊申部院恭校首疏公名題覆檄召入內將考選臺諫公以母老未封願就推陞銓曹欲公稍緩候選公為母之念堅不可奪因授戶部主事公恪恭厥職勞勣弗辭己酉摧稅河西務關法漕糧至

河西留回商空船分載以防阻涸官給之直法久弊
滋運軍多方索詐商船商船苦之請託貴人求免於
是商船漸少輸運益煩其不能請託者屢役弗獲完
歸偏累滋甚公植木於水以定淺深量運多寡以給
價直更番遞免索詐請託皆爲嚴禁是歲漕運早完
大裨國課庚戌監兌浙江事竣還部值虜犯京城
朝廷命將出師簡公餽餉明年辛亥往復密雲通州
諸處士獲宿飽是秋公滿一考父母與妻皆獲恩典
壬子権稅九江勤於稽放商不留行癸丑遷員外郎
署郎中掌司事度支庶務出納平允甲寅秋再考實

授郎中冬十一月陞瑞州知府聞母喪奔歸時值倭夷猖獗急舉襄事亦悉協於禮丁巳春服闋家居京師考察罷官時有中公者公罔聞知辛酉仲子啓直舉于鄉明年壬戌以會試第三人成進士公頗寓書唯在知止足愼名檢蓋華族多富公獨安貧故以巳之素履為家訓也戊辰七月患腹疾醫藥罔效八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弘治己未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配錢氏封安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三長啓中國子生側室丁出次即啓直刑部主事安人出次啓端側室龔出女五人孫男女九人凡諸娶嫁聘字皆士

大夫世族詳具刑部狀中公卒之又明年庚午諸子
從從父命卜以三月乙酉塟公于永安山之先塋啓
鄉安人兆合焉嗚呼世之士人多不自愛惜其有知
自愛惜者又言論行事犯世之忌以格于進取此固
人之無良亦其有以自取也公謙抑自居溫恭如玉
才足以經國庇民德足以還淳易俗正宜置身通顯
以膺大用乃亦竟止於是也豈亦公之恬淡夷曠不
登權貴之門而諸在要津者猶不能忘情于公邪雖
然太史公謂天道平分常與善人不于其身于其後
人吁嗟乎公存順歿寧其視官居鼎鼐而子孫有所

不逮者相去何如邪樹石勒哀永貽令聞百世之下欲知公者其尚有考於斯文

劉處士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表

萬安劉子汝昭爲諸生時嘗從余問禮及舉于鄉三上春官不遇領教淳安擢令太和隨在以政教著稱邇太和起復改令富陽訪余山中接之甚歡而其容有慼問之益父母俱亡矣乃再拜謂余曰二親罔極之德不能圖報唯墓上之表敢以勤執事因出所自爲狀懇請余辱在通家誼不忍辭遂按狀書之處士君姓劉氏名某字某別號清泉吉安之萬安人劉之

先由廬陵之櫟塘徙萬安之長江洪武初有諱維善
者徙今之艮方維善生某君高祖也載傳至某號潛
夫娶郭氏生君君生甫八歲而母卒稍長時追念之
輒呱呱泣下事父盡孝及壯惟父喪葬祭必如禮又
參酌程朱禮議歲時追事遠祖務情義尤當處異母
弟曲盡友愛產業多推讓之恒拯人之危急人之難
而人或侮之不校也性曠達不屑家人生業葛巾野
服徜徉畎畝罕入城市居常乘輿每攜觴獨酌賓至
必傾罇盡歡曰人生貴自適耳雖富貴亦何爲哉見
人談勢利事輒顧左右而言他曰吾不願聞也兩總

里稅不問出納人有逋負輒爲代輸多得里閈之歡心而君之家事自是日落矣亦浩浩然不以爲意也江右士子尠習戴記遣子汝昭從名士游而經傳注疏命之無不究析曰禮以經緯上下人非禮無以立無徒爲决科之利也君之晚年嗜好儒術益又加人一等矣歲癸卯除夕君熙熙酣酒娛樂環視諸子謂汝昭曰汝長當撫教其弟又曰所貴賢子弟葬祭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可也詰朝無疾而卒時嘉靖甲辰正月一日也距其生弘治癸丑七月十九日年才五十有一嗚呼人謂死生亦大矣自君視之夕而訓子

旦而捐館殆夢覺於死生之際哉此亦可以觀君矣
某年月日葬于邑之新塘廟背亥山巳向君娶張氏
諱某邑之横塘世家在室時其父碧峰君教之讀古
内則孝經論語小學列女傳諸書及歸猶能記誦以
訓子女嘗以不及事其姑郭言之輒泣下每忌日必
躬祭饗處妯娌御臧獲綜理内政咸中矩矱相夫子
順而有則雖值家落而黽勉於有無之間雖孀居二
十餘年而卒能教子取科第以登仕籍且諄諄以無
曠厥官爲訓所謂無成而代有終者其殆孺人之謂
矣孺人生于弘治甲寅七月八日卒于嘉靖乙丑四

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二某年月日啓清泉君之兆合葬焉子男二長即汝昭舉乙卯鄉試歷官富陽方興未艾娶郭氏次汝時娶蕭氏女一適郭懷施孫男三長士遷娶官保尚書朱鎮山女次士遇聘郭氏次士迥聘太和縣學生陳宗徵女孫女二長適賴可圭次受張如普聘皆士族嗚呼雞鳴昧旦勤業親賢詩人猶且歌之以爲世風矧君之夫婦義方教子學古入官蓋又不止於斯也余故特爲表之而繫之以銘

銘曰於維劉君卓犖不羣韜光山谷氣凌松筠賢哉厥配代終守貞教子學禮立巳立人爲君子儒爲社

穆臣嗟爾夫婦有子如此雖亡若存合表斯丘永貽
令名

憲副畏齋薛公墓表

吾常古延陵郡吳公子札所封札以禮樂見推于上國道卒葬申浦吾夫子表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葢謂其達於理學也自是之後兩楹夢奠禮壞樂崩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傳孔門之餘緒斯道賴以不墜然皆西北之産而東南則聊乎其未之有聞也至宋政和間楊中立承伊洛之傳僑居于常於是常之屬邑武進則有鄒志完父子周伯忱兄

弟無錫則有光延之師弟宜興則有唐彥思皆知以道爲學而寔爲東南之倡矣未幾學禁旋作宋祚遂衰迨我洪武崇尚理學迄今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司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皆以理學聞于時江陰人文雖盛其以理學聞者則尚未之有也畏齋薛公應登者其殆褎然而崛起者乎公諱甲字應登畏齋其別號也常之江陰人父淳休先生諱章憲以文學名娶張氏生公公生而頴敏有異質年二十五中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己丑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遂以言忤當路謫湖廣布

政司照磨壬寅量移浙江寧波通判又三年乙未陞保定同知明年丙申陞四川按察僉事整飭叙瀘兵備又四年庚子陞江西南贛兵備副使在贛五年致仕歷任政績皆種種可述具在公年譜中而公平生所自爲者則不屑屑於是也公自弱冠時即謂文人之文於身心無益遂潛心晦菴之學迨入仕後得陽明傳習錄讀之遂遵其教而以象山爲宗曰解縛者陽明先生也不然桎梏死矣時四方從事陽明之學者所在羣起公皆歛袵下問按公年譜在京師則會于白塔寺在江西則會于青原山居鄉則約諸友爲

名山之游往往會于僧舍雖所會者其人未必盡誠而公之探討服行務求良知之究竟知行合一之本原則皆真心實意以冀其必得所歸而畧無徇外為人之私故年愈邁而志愈勵汲汲焉未嘗少懈所謂朝聞夕死斃而後已者公寔其人焉歲辛未公年且七十有四矣特顧余山中余迎之竹樹間值雨過石滑公累步艱行余進而扶之公即笑而言曰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猶可委也吾爲魯人不識東家可笑也哉吾是以來余問云何公謂近見君考亭録謂晦菴之言孔子教人之法象山之言孟子教人之法

不覺恍然而悟前人數百年之爭辯吾輩數十年之講求誠費辭矣不然良知之言又一桎梏也吾敢不以筋力爲禮而不至君一拜耶余謝不敢當而心服公之眞切爲道蓋誠不在於附和趨時聲音笑貌間也余方將從公以求餘年詎謂不逾年而公遂易簀矣余旣爲文哭公而公之子逢等乃衰絰詣余稽顙請表公墓余謂公之蒞官行政不表可知而江陰之以道爲學則寔自公始惟其道之是否而不惟其人之從違惟其言之當否而不惟其人之顯晦亦唯公爲能之也謂公爲豪傑之資聖賢之學亦何過哉是

故表而出之俾過公之墓下者得以覽觀而興起也公生于弘治戊午十月二十四日卒于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娶華氏子男四長某次某縣學生次某恩貢生早卒次某太學生女幾孫男女幾具在誌狀中所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藝文類稿行於世

蕭悼子暨配節婦季王墓表

嗚呼此我　明蕭悼子暨配節婦季王墓也墓在關中高陵毘沙鎮之北隅江左薛子曷以表之往歲乙卯秋悼子之孫今禮部君自脩以諸生試于其鄉時

薛子視師鄖延暫輟兵政執事場屋援其文之優者遂得自脩因預聞悼子季王大畧未悉也今年癸酉夏禮部不遠三千里以豁田馬光祿公所撰悼子季王合塋誌銘示余晉陵山中請必表諸墓道按悼子姓蕭名憲高陵人悼子之高祖廷禮生鼐鼎鼒三人鼎舉洪武丁卯鄉試永樂戊子選授兵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出為懷慶知府以直道顯後其諸孫偉為長葛教諭雄為石泉令代有仕者唯鼐生博博生冲三世皆未顯冲娶雷生悼子穎敏秀整溫雅沉潛自少即有大志曰自吾高祖而下吾為冢孫高祖之別子

顯者相仍矣而吾曾祖以下乃獨否焉吾又不肖將不遏佚前人光耶於是就從兄昂學易玩索課誦晝夜罔間勿卹勤苦以祈必遂所志乃連遭大艱哀毀骨立遂嬰弱疾而卒年甫踰冠士大夫傷之私諡爲悼子云厥配季王同里處士王明女自幼聞孝經小學列女傳諸古訓於父所及歸事祖姑舅姑與諸伯叔舅姑服食咸宜族戚鄰里見且聞者罔不贊歎曰季王之賢且能一至此也悼子卒時久而不瞑季哭且呼悼子忽醒謂季曰吾不幸短命死矣止一子甫三歲今汝復有娠男女未可知汝少嘗事人吾初欲

亢宗今乃無遺類已矣季撫而泣曰君疑妾謂未見即死以相從也當令君見之遂慟仆於地爲永訣狀悼子曰余豈疑君君死不難保孤爲難前言激君蓋重托君耳季悲淚言曰君死妾保孤少負君神明與君共殛之悼子遂瞑季痛哭屢死復甦乃後三月生一女彌月莫告於悼子之靈哭盡哀無何大疫祖姑及仲叔季諸舅相繼歿家人懼染咸避去且勸季季曰仲姑病吾避去誰與侍湯藥且吾寡婦死則死耳將焉往哉既而仲姑愈季王二無所染家人歸咸服且歎曰豈貞孝者固神明所佑邪涇陽有劉與膳者

富而鰥素知季賢謀季親嫗爲媒緩言曲説將奪其節以妻之季直斥之曰吾以嫗爲眷屬故與爾接不意辱吾至此爾謂吾輕節而重死也吾不爲先君子託撫舅姑諸孤吾捐生嫗前特反手耳能忍此辱邪嫗慚懼而退未幾田隣與耕僕爭誣以人命成獄連年辯誣不白叔姑悸死外侮沓至仲姑季姑懼俱改節他適家業落盡季紡績育孤卓然獨立劉姓者聞其賢而不諒其節益欲得之復萌前念賂季二從舅強圖之季抱攜諸孤跪且泣曰生爲蕭氏婦死爲蕭氏鬼肯夫棄孤以同於狗彘寧死不能爲也二人知

不可奪遂潛呼劉車入門強其妻輩掖以登車李即
赴井投入妻輩驚駭援而出之而李且垂死矣皆歎
息罷自是無敢有興異念者時家人散亡幾盡母雷
暨姊孟王老孀無依皆迎與同居及悼子弟妹漸長
爲之黽勉嫁娶舅姑所遺者悉以與之男韶幼多疾
撫摩腹育愛而知勞稍長即遣從谿田馬先生游韶
時與平凉趙君時春涇陽秦君世顯皆方總角提學
漁石唐公歷試諸生以三人爲奇齊名關中而韶獨
爲孤子君子皆推母李之教所致也嘉靖乙未九月
八日李感念曰此先君子忌辰吾不死又三十一年

矣痛哭久之遂坐而逝悼子生成化丙午卒於正德
丁卯年僅二十有二季生成化辛丑十月迄悼子忌
辰年五十五嗚呼悼子之志大矣不幸早亡而功名
事業不槩見於世其刑于之化徵於季王者則固皎
然烈日嚴霜也其子韶少即以文名而又滯於所遇
冀旌母節未遂奔走以死其婦高亦竟守節以報其
夫而媲美於姑蕭氏一門之孤嫠貞孝可謂上通於
天者矣卒之韶子自脩奮起賢科歷官禮部吁呼閭
閻雙節並旌韶亦贈爲國子學正夫豈偶然之故也
哉太史遷謂天道平分常與善人季王一生保孤之

節悼君父子兩世未酬之志固天所以昌其後者奉艾也余因表悼季之墓而併書之俾世之人得以鑒觀而興起焉